

活灵活现，返璞归真

——论柏泉鱼拓的审美价值

(张昕 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黄晓琪、王珺 湖北美术学院研究生)

柏泉鱼拓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欣赏价值，是一门历史悠久的手工艺术，来源于传统的碑拓和文物拓印。现当下出于种种历史原因，鱼拓技艺在民间近乎绝迹，传统的鱼拓艺术出现了断层，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。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，鱼拓技艺亟需我们继承、传扬和发展。本文通过分析鱼拓艺术的形成环境、审美特征、审美价值以及技艺传承与衍生创作的现状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。

一、柏泉鱼拓发展环境概况

(一) 地理环境

湖北省位于华中地区，地势西高东低，以被誉为“鱼米之乡”的江汉平原为主，江汉平原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河网交织，湖泊密集，渔业和农业较为发达，武汉的鱼拓技艺便在这片沃土中发展起来。

武汉东西湖区柏泉地区历史久远，各类手工技艺繁多。柏泉鱼拓的传承人张氏在宋元时期由江西辗转迁往武汉柏泉，家族名人辈出。柏泉张恒鱼拓技艺高超，口口相传，流传至今。武汉柏泉古镇地处武汉市东西湖区西北近郊，南临汉口，北依府河，东与天河机场隔河相望。张柏、银柏、五环公路纵穿南北，东柏公路、武汉市外环线、吴新干线横贯东西，旅游交通便利。自古以来，柏泉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，为东西湖文脉所在地。柏泉的自然环境秀美，北部山岗林地高低起伏，面积近万亩，堪称武汉天然森林公园；南部平原广阔，杜公湖、罗塞湖等湖泊星罗棋布，4万亩府河湿地环绕。杜公湖省级湿地公园内芦苇依依，水鸟浅吟，渔业资源相当丰富。

(二) 历史渊源

鱼拓最早起源于中国的碑拓技术，据说在宋朝就出现了用墨制做的鱼拓，但无详实的史料和鱼拓作品可查。最早的文字和作品记载出现于1839年的日本，那时的鱼拓称作“鱼折”，又称为“胜负图”，是为了参加比赛而拓印下来的，通过测量鱼拓作品上鱼的长度来决定胜

负。由于鱼折技术主要传承于具有 1000 多年历史的碑拓技艺，后便改称“鱼拓”。^①鱼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年年有余”、“吉庆有余”、“多子多福”的寓意。在社会整体生产水平不发达的古代，人们常将鱼拓画挂在家中，用来欣赏和收藏，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。后随着照相技术的传入，鱼拓技艺逐渐衰弱。

二、柏泉鱼拓的审美特征

（一）技艺美

早期鱼拓使用墨汁作为染料，其图像只单纯用来比较鱼的大小，也称为“胜负图”。后期鱼拓更多的作为艺术作品出现在生活中，制作者将墨汁进行调和，使之出现了墨的浓淡变化，鱼拓作品有了轻灵通透之感。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颜料的运用使鱼拓技艺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在创作技法上可分为直接鱼拓和间接鱼拓。

直接鱼拓（图 1），首先是将活鱼用洗涤剂洗掉身上粘液，保证鱼鳞不脱落，将鱼放在干净的泡沫板或橡皮泥做的鱼枕上摆出形态，使鱼在拓印的过程中稳固。用纸塞入鱼口中使鱼形挺括，并把鱼的鳍展开整理好，用纸或布吸去鱼表面多余的水分。鱼身越干燥，附上去的宣纸就越不易破。其次将准备好的水墨颜料用毛笔刷至鱼身，一般按鱼本身的颜色深浅调 3 种颜色，鱼的背部深色、中间稍浅、下面淡色。颜色过渡部分要用刷子或毛笔在鱼身上完成晕色，使颜色渐变自然。此过程中，颜料水分不宜过多，刷子尽量一口气刷至鱼尾，补色次数越少效果越佳。为了还原鱼的真实面貌以及鱼出水时的颜色和形态，将鱼拓纸适度喷湿，然后覆盖在鱼身上，均匀地按压拍打或用刷子刷，确保鱼身的颜料被拓印到纸上，将宣纸轻轻揭起。最后，用毛笔修饰鱼眼和鱼嘴部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只有眼睛等部分可以做拓后修饰，其余部分均不可修饰。



（图 1：张恒作品《观沧海》）

间接鱼拓则是在洗净的鱼体上覆纸，然后用棉球在纸上打色而成。鱼拓爱好者多使用直接鱼拓法，方便快捷，能够多次拓印。

鱼拓艺术从创意到技法，都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。由于整个创作过程都由“鱼”自身完成，且都是一次拓成，有比较大的偶然性，这是鱼拓艺术独特的艺术语言，也是鱼拓制作的乐趣之处。其创作过程便于观赏，趣味十足。

（二）形式美

鱼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活态生物，鱼拓技艺将鱼的生动性、活态性以瞬间永恒的方式留在了平面载体上，使鱼的形体姿态用比绘画更加真实、便捷的方式保存下来，追求真实的同时又不同于摄影艺术的直接，而是将作者的主观想法与水墨技法融入其中，其视觉效果加深了鱼拓的意境。

鱼拓技艺继承了中国拓印的技法，又在材料之上加以创新，活灵活现地将鱼儿的美展现出来。鱼拓作品因鱼的种类、颜色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作品效果。常见的鱼拓有“四大家鱼”——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鳙鱼：青鱼体形细长，与草鱼相似，但鱼尾和鱼鳍比草鱼长，全身有较大的鳞片，鳞片和鱼鳍呈青灰色；草鱼体形秀气，全身呈青黄色，鱼腹部分略显白色，鱼尾和鱼鳍略显短小；鲢鱼体型稍扁、较高，头部大，眼睛位置较低，鳞片细小，背部、鱼尾和鱼鳍为青灰色，两侧及腹部为白色；鳙鱼外形似鲢鱼，头比鲢鱼大，鳞片细小，鱼头部、背部、鱼鳍和鱼尾呈黑色，腹部呈银白色，背部有黑色斑点。除了常见的“四大家鱼”，湖

北最有特色的鱼类当属武昌鱼。武昌鱼体侧扁，呈纺锤形，背隆起明显，头小、口小且为口前位，鳞片中等大小，臀鳍较长，尾柄短，尾鳍分叉深，体侧灰色并有浅棕色光泽，背色深，腹色银白，鱼鳍灰黑色。鱼的形体、色彩不同使作品极具差异性与趣味性。

鱼拓技艺区别于传统中国画、油画、水彩、书法，摄影等表现形式，是一种独立而又综合的艺术形态。从鱼的姿态到鱼的细节，将鱼的曲线美和通透感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能够更加清晰地描绘水墨画泛起涟漪的轻盈、空灵的效果。鱼拓拓出的鱼形态大小和真鱼别无二致，所拓鱼鳞纹理清晰，鱼鳞从靠近头部的的位置到尾部逐步变小，疏密排列也由稀疏到密集；鱼腹颜色减淡，墨量也有所控制；鱼尾和鱼鳍线条流畅，自然真实；整个鱼身过渡自然，立体感十足。鱼拓作品色彩艳丽，活灵活现，不仅单条鱼栩栩如生，多条鱼的“叠拓”更是生动传神，极具艺术性。（图2）



（图2：张恒作品《双鱼》）

（三）内容美

鱼在早期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：一方面它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；另一方面它象征多子、丰收和富有，是原始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向往。因此，原始人类十分崇拜鱼儿，认为鱼儿有灵，进而在各种宗教活动中用鱼儿祭祀天地、日月、山川以及祖先等神灵，可以将这些行为通称为“祭鱼”。^①武汉多处墓穴均发现“祭鱼”的痕迹。

人类社会早期，先民们选择依水而居，与鱼的联系极为密切。鱼是人类早期用来果腹的食物之一，鱼多子且繁殖快，人类早期对鱼的崇拜便是生殖崇拜，祈求多子与繁衍，解决人类早期的生存问题。“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道教以鲤鱼为圣物，认为鱼龙可互化，主张阴阳和合，可以助寿。这是鱼化龙传说和鱼鸟纹在汉代大量出现的主要思想根源。随着道教影响的逐步扩大，鱼的一些形象特征渐渐融入龙纹，鱼也经常被视为龙的化身”^①。在民间也有“鲤鱼跃龙门”的传说，常用来比作寒窗苦读最后金榜题名的学子。鱼被赋予了祥瑞的含义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祈求吉祥的符号或图腾。武汉是鱼米之乡，码头文化与渔猎文化在武汉人心中是一种别样的情怀。人类最早是靠天吃饭，摘野果、野菜，进行狩猎等。在与大自然的磨合中，逐渐驯化了水稻和牲畜等，开垦菜地，养殖家禽。对野生鱼类的驯化使渔民们在渔业养殖中产生满足感。

从最早鱼多子的生殖崇拜，到“鲤鱼跃龙门”的图腾崇拜，再到对鱼类驯化的获得感，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，水乡渔人对水产养殖的钟爱便不难理解。鱼拓艺术既代表了鱼文化的吉祥含义，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又能延续和保留对渔业收获的乐趣和兴奋感，同时还成为一个有益身心的艺术休闲方式，代代传承。

（四）生态美

鱼拓，生态美的表达载体。鱼拓艺术，本质上是生态性和艺术性的综合载体，具象而直观地传达了一处环境的生态性能。所谓生态性，是指生物同环境的统一。在宏观水平上，生物的个体与群体对环境条件的依赖性绝对的。水生的鱼类，其各种生理特性和体表特征，必然对水体、对环境有绝对性的依赖性。换句话说，柏泉鱼拓艺术就是这一自然地理区域生态性的直观呈现，是自然性与艺术性的统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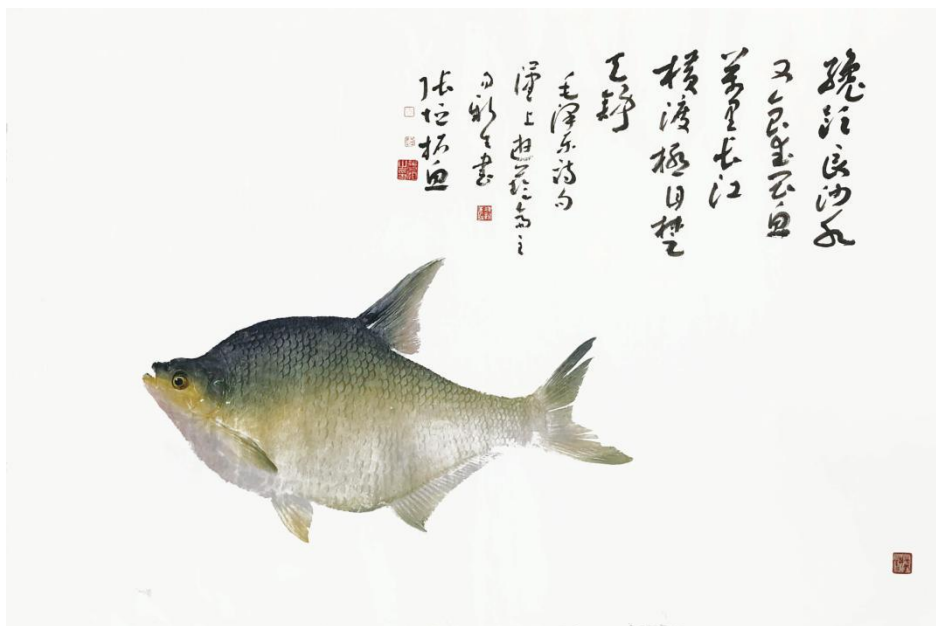
鱼拓艺术，也是人与自然融合共存的体现。鱼拓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，鱼类生态环境良好，鱼类多样且产量高，当地居民物质生活得到保障，逐渐产生了精神需要，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鱼拓艺术的诞生，是人与生态和谐共存的表现，也是人与鱼类主客体之间的统一。我国众多民间工艺都体现了这一点：年画、剪纸、刺绣等艺术中许多吉祥图案，例如“连年有余”中莲花和鱼的形象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生活富足的向往与期盼，也是艺术性与生态性的高度融合。

三、柏泉鱼拓的审美价值

（一）返璞归真，秒造自然

鱼拓技艺的独特之处在于拓，鱼身、鱼鳞、鱼鳍等皆可通过拓印于纸上清晰呈现，经由色墨的浓淡渲染，其形态大小与真鱼无异，鱼鳞纹理清晰，鱼鳍条条可见，将鲜鱼神色和形态表现的淋漓尽致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一幅好的鱼拓作品细节生动形态逼真，在色彩运用之上，既要注重鱼的固有色，又要根据鱼儿游在水中的光影变化和审美习惯加之创造，最后通过诗书画印的结合，使作品既具有西方古典艺术写实的“真”，又具备中国水墨画“生气远处、秒造自然”的“真”。

鱼拓技艺涉及了一种独特的“真”，这是一种在生命的实践的同时对艺术作品空间营造的虚实探究。我们通过鱼拓技艺可以对鱼儿进行完整的生命还原。不仅是它的形、色，甚至于鱼儿的情绪，对世界的感受都能呈现出来。鱼拓最后一步以鱼儿的点睛收尾，画龙点睛一般，下笔如有神助，鱼儿霎时就在画中活灵活现，宽阔遨游，别有生趣。从鱼的眼睛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鱼儿与我们世界的不同，使我们可以更加审视自我，从中找寻人存在的价值。鱼拓技艺给鱼儿创造了另外一个飞舞的空间，纸上空白皆是鱼儿自由的天地，营造“虚实相生，无画处皆成妙境”之境界。^①（图3）



（图3：张恒作品《武昌鱼》）

（二）丰富多彩，历久弥新

鱼拓经传统的宋画和早期的碑拓中演变而来，与传统的碑拓和文物拓印一脉相传，融合中国水墨画、书法和西方绘画等元素，是一种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，兼具实用

^①（清）笪重光：《画筌》（关和璋译，北京：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7年）。

性和艺术欣赏价值，体现了中华祖先的智慧，更蕴含着丰富的鱼文化。民间把鱼看作是家族兴旺、人丁众多、吉祥富贵的象征，鱼拓中的鱼来源于生活中真实存在生命体，拓完后还可以回归自然作为有机养料，是中华祖先利用自然资源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态范例。

鱼，除了食用价值外还是一种文化象征，亦是一种文化载体。古时，鱼的形象在通信、凭证、彰显身份地位等方面是一种文化载体。唐代诗人李商隐《寄令狐郎中》咏有：“嵩云秦树久离居，双鲤迢迢一纸书。”古人互通书信时，信纸常状以双鲤，表达思念之情。如“鱼笺”、“鱼素”、“鱼符”、“鱼契”、“鱼书”、“鱼鼓”等“符号”，更是古时人与人交往的情感支撑，文化积淀。远古时代的彩陶器物纹样上就出现了鱼纹，这是早期鱼崇拜的体现。在祖先们的眼中，鱼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和“再生”的神力，寄托着祖先的生死观，祈求着繁衍的旺盛，赋予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汉代画像砖、石刻上刻的鱼形纹博大雄壮，造型上追求变体神似，具有“升天”的诉求。宋、明瓷器上鱼纹清丽脱俗，体现出追求清雅的审美；清代民间美术作品中的鱼纹，线条质朴，敷色浓艳，装饰性强，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。

漫漫历史长河中，鱼渐渐作为一个“信者”的身份脱离出来，成为一个艺术形式的载体、独立的审美对象，再经由鱼拓技艺的改造成为一个融合多种元素的艺术载体。它的“身份”介于工艺与艺术品之间，并完美地将中西元素结合，成为当今艺术的创新形式，积淀着深厚的传统鱼文化，是亟待保护的传统手工艺。

四、柏泉鱼拓艺术的传承与衍生借鉴

（一）鱼拓技艺的价值

从鱼的“身份”、鱼纹形状演变来看，这是中国民俗信仰观、审美观变迁的印记，无论是作为媒介的身份、人们信仰的对象、还是审美的载体，都承载着华夏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审美情感的积淀，更蕴含着人们几千年来的精神、道德观念和民俗思想。鱼拓技艺由我国传统的宋画和早期的碑拓中转变而来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逐渐由传统手工艺演变为新兴艺术形式和艺术载体，同时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。时至今日，鱼拓技艺不但能保留和延续收获的乐趣，还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有益身心的艺术休闲方式。由于鱼拓技艺可操作性强，利于普及，尤其适合进入中小学课堂，可使学生们乐在其中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，丰富鱼类知识，增强爱护环境的意识并从中提高美学修养。让学生对民间艺术有切身的体验，激发学生对民间艺术的兴趣，从而更好地去了解家乡、热爱家乡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。中国鱼拓艺术正处于发展阶段，继承鱼拓艺术的精髓和本质、探索鱼拓作品的表

现形式以及实现鱼拓作品的真正艺术价值，是当下亟待着手的工作。

（二）保护措施与成效

1、鱼拓艺术进校园。鱼拓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鱼文化，并表现出精湛的鱼拓制作技艺，在美术鉴赏课上，可选择中国鱼文化中历代鱼纹文物和鱼吉祥图案两个课题进行教学，并穿插柏泉街地域性鱼文化讲解，鉴赏传统鱼拓作品及现代文创产品，激起学生们的兴趣，增强对地域文化艺术的喜爱，提高审美鉴赏能力，为鱼拓艺术培养未来的传承人。在实践操作课上，由于鱼拓艺术便于操作，容易上手，可使学生们融入其中，亲身体会自己鱼拓作品的完成，便于提高自信力和民族自豪感，真正实现寓教于乐。

2、与旅游业相结合。“形成一个“游（旅游）、钓（垂钓）、拓（鱼拓展示）”三位一体综合性水乡旅游产业。”^①形成集约化产业，以鱼拓为核心内容，建设鱼文化主题展示体验馆，以鱼文化、鱼拓技艺展示以及参与制作体验三个主题进行展开，不仅可以普及关于鱼的知识，还可推广鱼拓技艺，提高知名度和支持度。设置展览馆，展示国内外鱼拓作品，宣传地方旅游文化和鱼拓文创产品，如文创衫、挂历、书签、包包（图 4、5）、本子、手机壳（图 6）等，推进文创旅游产品规模化升级，让地方鱼拓艺术产品进入文创商店和旅游景区，扩大其影响力。体验馆以鱼拓技艺的教授与体验为一体，不设年龄、门槛，也可进行长期课程培训。



（图 4：张恒设计文创产品《吉鱼系列手提袋——畅游海底》）



(图 5: 张恒设计文创产品《吉鱼系列手提袋——鱼》)



(图 6: 张恒设计文创产品《吉鱼系列手机壳》)

3、选择构建公共教育平台。联合地方高校、中小学或私人艺术机构，建立课外兴趣体验活动基地，推广鱼拓技艺，提高其知名度。与美术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联合举办公益体验活动，使武汉市民都能参与其中。

4、扩大影响力。结合政府、企业、民众力量，国内外定期举办鱼拓文化节、也可结合媒体手段进行纪录片拍摄，举办大型展览比赛活动，并与地域文化相连接，提高市场认知度，形成品牌效应。

五、结语

鱼拓技艺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鱼文化与拓印、水墨等技法结合，实现了精神与技法的统一。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今日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被社会大众所知，并得到传承与保护，但对鱼拓技艺的保护相对缺乏。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中部大城市，是鱼拓艺术发展的沃土，相关部门应增强对鱼拓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开发，结合鱼拓技艺的特点与自身优势，进行合理的传承与衍生品制作，使鱼拓艺术为更多人所知。在传承与发展鱼拓艺术的同时，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与鉴赏能力，利用鱼拓的便捷性与观赏性，使大众在趣味性活动中娱乐身心，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。